

商業邏輯與足球靈魂之爭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國際足協（FIFA）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後，隨即提出「半私有化」構想，計劃成立名為「FIFA Forward Enterprise」的公司，並擬向私人投資者出售約20%，即估值約200億美元的股權。然而，在歐洲足協55個會員牽頭反對之下，幾乎所有200多個會員都表態不支持，最終，FIFA於2026年7月31日正式宣布，全面擱置成立該公司的計劃。

其實美加墨世界盃在商業運作上堪稱成功案例：若此後的世界盃採用這種更偏向美式的營運模式，其整體盈利有望進一步提升。早在這屆世界盃開始前，大會就已預計可帶來約130億美元進賬，現時活動後則可能上調至約150億美元，並有望創下盈利新高。這次的世界盃更能展現到體育產業的資金與商機巨大，相信日後亦容易吸引金融資本持續介入：以2021年為例，摩根大通等美國資本就曾支持歐洲足球相關安排，推動「歐洲超級聯賽」，並投入40億美元至50億美元融資；同時，據稱每支參與球隊可獲得2億歐元至3億歐元迎新獎金。這個大計劃雖然獲皇家馬德里與巴塞隆拿支持，但包含曼聯在內的英超球隊最終集體退出，其後歐洲足協更警告參與球隊將失去獲邀參賽資格，令計劃最終不了了之。

FIFA今次的做法再次走向「以商業邏輯運作賽事」的方向，如

果成員國能投票通過，FIFA計劃透過出售股權，短期內籌集最高約42億美元，並以此支持其211個成員協會，其中每個協會在2027年可獲一次性撥款約2,000萬美元至4,000萬美元，未來亦可能再增加周期性資助。這樣的安排對於資金相對不足，尤其是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而言，這筆資助無疑具有強大吸引力，可能進一步造成小國與大國在資源與話語權上的分化。

在法律與治理層面上，FIFA目前是以瑞士註冊的非營利組織形式運作，按規定，FIFA舉辦賽事，包括世界盃，不得直接引入外部股東，所取得的盈餘也不能用作商業分紅，必須全數用於全球足球發展相關項目。然而，美加墨世界盃在球迷圈卻引起不少不滿：賽事擴充至48隊、合共104場賽事；門票以多級制度計價，較上一屆更為昂貴。此外，二次售票亦存在抽佣安排，當「追求商業回報最大化」取代核心方向，並以不斷擴張賽事作為手段，體育界與各洲際足協最擔心的，正是FIFA的初衷逐漸被稀釋。因此，這一系列安排被批評為「出賣足球靈魂」。

當然，作為一個球迷，筆者認為足球最理想的做法並非將其變成單純的資本遊戲，而是把足球事業真正辦好，而只有世界盃，才能在同一刻把全世界不同時區、不同地方的球迷聚在一起，享受足球，這才是世界盃當初誕生的目的，亦是足球風靡全球的魅力所在。

私家醫院減價戰

方寸不亂

方芳

朋友欣然告知，私家醫院展開減價戰，他享受到此等的好處。近月公立醫院全面加價，私家醫院不加反減，老香港真是聞所未聞。

我們一直奉行，有病早看醫生，免至夜間、半夜才往醫院求診。公院急診輪候時間長，私院門診費用不菲；特別是周日及公眾假期，大多私家診所也不應診，千萬不要病，輕病忍得就忍。

現在出現了「公加私減」現象，醫療改革後，公立醫院緊急門診費加至400元。公立醫院加價，起初大眾以為水漲船高，私院也會跟隨其後加價，料不到的是，部分私家醫院會以減價回應，有的部分時段診症費最高下調四成。「公加私減」下，價錢拉近距離，部分非緊急病人的確流向私院，省卻輪候之苦，又享優質服務。晚間時段和公眾假日，「有病唔使怕」，廣告歌有得唱，也是市民之福。個別私家醫院還有「定額藥物套餐」，不再是每款藥物逐項收費，普通常見疾病幾天藥定額百多元，減少求診後因藥費而產生的不確定性。

私家醫院面對競爭，一輪減價戰，也是從商業考慮。以前深宵時段，到私家醫院求診，病人只有三兩個，醫護比病人多；正如醫療界說，最貴是人手，醫生、護士、配藥人員齊備，燈油火蠟都在消耗，但吸客不多，是極大的浪費；減價吸客，盡用容量，有時還可以「引流」，把一些需要的檢查如抽血、照片等服務也引進。有統計，過去兩年香港私院求診人數，大幅萎縮超過兩成，港人北上求醫，是私家醫院最大的挑戰。外國朋友回港頻密，到深圳港資醫院求診，是他們行程的一部分。他們的長期病患，在外國得不到好的治療，回港一趟，北上求醫，全身檢查修復，從牙齒到脊椎，得到平靚正的服務。香港人北上求醫，也蔚然成風，主要是兩地懸殊的藥物價格，一些藥物，內地收費只是香港兩三成。據知朋友患癌，都是往內地醫院購藥。

內地對主要藥物和進口藥品，都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，全國市場集中議價與採購，藥廠或經銷商要佔取14億人口龐大市場，只能以最低利潤價格擊退其他競爭者。惟香港醫藥市場畢竟有限，無法享受此優勢。相比之下，醫藥成本自然比內地為高。香港公立醫院調整了收費，同時優化服務作為手段，私家醫院則削價吸客作應對。無論私家醫院此招是短暫抑或長遠策略，對病人來說，都是福利。

不過，有醫護界人士派定心丸，認為私院減價乃短期調整，香港人口老化，公營系統仍超負荷，本地客人對高端醫療服務需求仍在增長，內地高端客戶專程來港，對本港優質醫療的信心仍持續上升，香港高端醫療服務仍具備獨特的市場價值。

張安樂的中國心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張安樂就讀台灣桃園國小時，獲得品學兼優模範生獎，也稱縣長獎，是吳伯雄父親吳鴻麟縣長頒發的，屬於桃園最高規格的獎項。由此可見，張安樂小時候是一位很會讀書又聽話乖巧的孩子。

張安樂經常身穿唐裝，手不釋卷，尤其愛讀歷史書。事實上，他更像是一位書生。2005年他成立中華統一促進黨，主張兩岸和平統一，成為台灣社會中的另一種聲音。近日傳出民進黨政府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消息，我想請張安樂總裁談談在21年前，他成立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初心和對未來的想法。

張安樂於1948年在南京中央醫院出生，兩歲的時候，隨父母來到台灣住在台北大龍峒的宮廟，童年時已喜歡偷聽大陸對台灣的廣播，那個時代，這樣的行為是犯法的，是會被抓去關押的。長大後，他淡江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，他認為，以此就有些機會接觸在美國的大陸留學生。的確，張安樂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做了很多的事，有的是我們知道的，有的是我們並不知道的。

張安樂說，兩岸和平統一可分為兩個方向來說：一是對台灣來講，是台灣人民幸福的最大保障；二是對中華民族來說，是走向萬世開太平一定要跨過的門檻。他說，我們理性地思考，和平統一可以滿足台灣人民的三大願望，一是台灣的安全，二是台灣人民的生活富裕，三是台灣的制度不會有大的改變。如果是和平統一，大陸14億人口的市

場，會對台灣開放並給予優惠政策。只要是和平統一，不是武力統一，台灣就安全。和平統一是一國兩制，老百姓的生活不會受影響；武力統一，就是軍事管制。這是從台灣的利益來總結，而從中華民族的利益來說，可掃除民族復興的絆腳石，因為美國不希望中國是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。如果未來中國統一，不是以和平的方式，而是武力統一，對兩岸人民都將會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。張安樂將自己比喻為一台播種機，到處宣揚和平統一理念的種子。

張安樂不希望見到骨肉相殘，希望有一個安和樂利的中華民族，這與他的母親1950年逃難來台灣，帶了一箱子的書有關。張安樂自幼不僅讀1922年版的《獨秀文存》、鄭振鐸的《世界文學大綱》、《阿Q正傳》，大學時代還透過特殊的渠道，借閱大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科書，甚至毛澤東文選等。

今年已經年屆78歲高齡的張安樂表示，為中華民族的和平與團結，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。



●張安樂小學畢業獲吳伯雄父親吳鴻麟縣長頒發品學兼優模範生獎狀。 作者供圖

那盞燈的電，從哪裏來？

大地遊走

莊偉茵

一按燈掣，燈光亮起，看似理所當然，背後牽涉一個許多人從未深究的問題：香港的電，到底是從哪裏來的？答案不在遠方，而在我們身邊。以服務香港八成市民的電為例，七成發電容量來自本地發電資產，一直以來是支撐穩定供電的重要基石。

香港電力發展的故事，正正是一部回應時代挑戰的故事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主要倚賴燃油發電，國際油價飆升令供電成本及能源安全承受巨大壓力，位於屯門的青山發電廠於1982年投產後，燃煤發電成為本地發電的重要一環，幫助香港減低對燃油的依賴，穩定燃料供應和電費成本，並滿足急速增長的用電需求，為香港經濟騰飛提供了可靠的能源基礎。

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香港人口增加、商廈林立、鐵路擴展，社會對電力需求和環保要求同步提升。除了於1994年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電

力，中電興建龍鼓灘發電廠，並在1996年率先為香港引入天然氣發電，為減排和低碳轉型踏出關鍵一步。在背靠祖國的優勢下，香港從海南氣田及西氣東輸二線引入多元氣源，令天然氣供應更穩定。從燃煤保障能源安全，到天然氣支持減碳，每一代發電設施，都是因應香港不同時期需要而作出的前瞻性長遠部署。

本地發電的重要，不只在於「有電」，更在於「穩」。它提供基載容量，維持供電穩定，亦提供調度彈性，當遇上天氣變化、用電高峰或聯網出現波動時，可以迅速應對。配合大亞灣核電站輸入電力，多元化的能源組合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供電的穩健性。

香港走過工業化、經濟騰飛、新市鎮與發展區的急速發展，也經歷過疫情與極端天氣的考驗，萬家燈火如常亮起，靠的正是多年累積的發電能力。本地發電是香港電力故事的主線，也是繼續維持穩定供電的關鍵支柱。

作者為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企業發展總裁

邂逅西貢「菠蘿包岩」

欣有靈犀

王欣

此前對於西貢的「天使之路」略有耳聞，那是一條連結橋咀島與橋頭島的連島沙洲，只有在退潮時，沉睡在海平面下的石子路才會浮出水面。我們得知恰逢退潮，只要30港元買張船票便能往返，且每逢半點就有船隻接送，十分便捷。攝製組的小夥伴們商量後，一場說走就走的跳島冒險就此展開。

我們乘風而行，小艇逐漸駛離繁忙的碼頭，視野漸次開闊。西貢的山海在此刻展現得淋漓盡致——連綿的翠綠山嶺如屏風般屹立，湛藍的海面在陽光下泛着金光，島礁錯落分布於碧海之間，不用10分鐘便抵達橋咀島。船家緩緩鬆開油門，船頭綁着的輪胎輕輕撞擊碼頭平台作為緩衝，我們便順勢跳上台阶登島。

剛上島，映入眼簾的是綿延白淨的沙灘。島嶼內側是茂密的樹木，為遊人提供陰涼；外側是清澈透亮，宛如馬爾代夫般的果凍海。站在沙灘上，能清晰看到小魚、小螃蟹在石縫間穿行，海水也隨着深度增加，由透明漸變為青綠與淺藍，如綢緞般隨波浪起伏。不少遊人在海邊浮潛、游

泳、划槳板。短短10分鐘的路程，我們的都市氣息還沒有被海風吹散，就貿然闖入了這座度假小島，澄澈的海面、白淨的沙灘、溫和的海風，感覺一切都那麼不真實。

沿沙灘前行，便來到了著名的「天使之路」——一條連結海岸與約百米外橋頭島的天然連島沙洲。適逢退潮，原本沉睡於海面下的砂石路也露出了真面目。小路上散落着許多深褐色的圓形巨石，表面布滿規整的網狀裂紋，酷似香港地道美食「菠蘿包」。據了解，這些「菠蘿包岩」源於約1.4億年前的火山噴發，富含礦物質的熔岩冷卻凝固後形成節理，又恰好落在連沙洲上，得以歷經上億年的日光暴曬、風化剝落與海浪沖刷，才有了如今的面貌。拿着岸上買來的菠蘿包對照，形態神似，不得不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橋咀洲還有一條山路向前綿延，可通往廈門灣。常年有外國友人登島，聽到粵語「廈門灣」錯意成「Half Moon」，因此也有了「半月灣」的別稱。那裏海水清澈、沙質細白，是極具性價比的海島徒步與水上勝地。

這次短暫而驚喜的跳島之行，讓我們看到了西貢地質公園在壯麗之外更加親和、有趣的一面，也讓我們對這個有着「香港後花園」美譽的西貢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果然常來常新，期待下一次的西貢之旅。

百家廊

戴雪萍

7歲那年的一個午後，父親出差歸來帶回一物，是我從未見過的東西。一節節根莖相連，圓潤厚實，像嬰兒胖乎乎的大腿。我捧在手裏反覆把玩，細細端詳，湊近輕嗅，有一股清潤醇厚的泥土氣息，質樸而獨特。「蓮藕有什麼好玩的，別蹭髒了衣服。」母親的聲音溫柔中帶着幾分佯嘆，打斷了我探索的思緒。我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平日裏聽聞能開出滿池荷花的，便是這埋在泥土裏的蓮藕。

老家的農田，大部分是水稻一煙草一芋頭三者輪作，幾乎沒人種過蓮藕，未曾見識亦屬正常。母親動作麻利，削皮、清洗、切塊。白淨的藕身顯露出來，散發着清淺香氣。終於盼來開飯時刻，我萬萬沒想到，軟糯清甜的蓮藕裏，竟藏着細密如「蛛網」般的藕絲。我每咬一口就要扒拉一下，越拉越長，糊得我滿臉都是。忍不住癢癢的我像猴子似的胡亂抓撓，憨態十足，引得家人歡笑，夜幕下的土樓總有這尋常的煙火暖意。

此生難忘初見荷花時的情景。那是難得的一次遠行，父母帶着我去省城福州。我們從永定出發，輾轉龍岩、漳平，再乘坐綠皮火車。客車一星期僅發一班，悠悠悠顛簸前行，途經許多鄉野村鎮。我歡欣雀躍，竟毫無飢乏之感，眼睛始終灼灼地望着窗外的風景。行至

午後，視野忽然開闊。連片水田之上，有簌簌般寬大的綠葉層層鋪展，碩大鮮妍的花朵傲然挺立。年幼的我根本不解「蓮葉何田田」的詩意，不懂「映日荷花別樣紅」的盛景，亦未曾品讀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高潔風骨，但那撲面而來的香味卻十分怡人，素雅高潔的花朵也異常真實，凌波搖曳的柔美風姿更是深深吸引着我，稚嫩的心靈被眼前一幕深深打動，在心底留下了最初的驚艷。父親說：「那就是荷花，泥土下藏着妳愛吃的蓮藕。」三十餘載光陰倏忽而過，彼時的景致與心境，歷歷在目彷彿如昨。

畢業後，機緣巧合在漳平工作，我每周要往返漳永之間。夏秋時節，經荷香之路賞荷之美成了我沿途的必修課。古老的九龍江蜿蜒流淌，貫穿秀美的雁石鎮，此處溪網密布、水源豐沛，203省道沿線稍微平坦的水田遍植蓮藕。青荷覆水，亭亭淨植，清風過處，荷香滿路，這不就是樂府詩中的江南嗎？每每這時候，我都按捺不住內心的歡喜，像個孩童般幾欲手舞足蹈起來。同行鄉友知曉我心意，總是不覺靠邊停車，採花大盜的拿手好戲便開始上演。

我脫下高跟鞋，踏入荷田，攔開層層繁茂且及人高的荷葉，或採荷花或採蓮蓬，或二者兼收。周邊望風的同伴也充當指揮，一個說這邊有三兩繁花，一個

荷花情緣

說那邊有纍纍蓮蓬，引得我四顧張望、暈頭轉向。他們貼着腳尖嚷着：「就在你眼前呢，看見沒？」最後急得他們索性自己衝下來採摘。「不好，有人來啦，快撤！」只這一句話，我便抱着荷花拎着鞋子頭也不回地往車上跑。偷採的緊張刺激、奔逃的激動忐忑、得手後的興奮竊喜，種種情愫在少女純真的內心悸動。滿載歡聲笑語的車子逃離作案現場後，想必荷田很快就恢復了寧靜，或許荷塘主人翌日才發現端倪，徒留一聲淺淺嘆息。

無荷時節，路過田間，見青翠芋葉舒展，形似荷葉，便會心生惦念。眼底是相似的綠意，心底卻是落空的期許。終究，芋葉非荷，不是心中所念，無從慰藉。心念成癡，便想着親手種荷。閒暇之時，卸下精緻妝容，褪去鮮亮衣衫，驅車數十里，挽起褲袖，赤足踏入泥土。一柄花鋤兩隻麻袋，我不懼辛勞，只為掘一方沃土植荷於缸中，靜待花開。一朝栽種，便是八載春秋。此間看過荷葉抽芽舒展，看過枝幹挺拔立水，卻始終未曾等來花開，未能一睹她的仙姿佚貌。年年等候，歲歲落空。我漸漸懂得，綿長藕絲，是世間扯不斷的牽絆；四季枯榮，是歲月無聲的修行。荷花遲開，或許是時光在慢慢淬煉人心。浮生若蓮，出泥不染。幼時初見，一往情深。這就是我此生不變的荷緣。

丢失的涼鞋

琴台客聚

伍果果

整理舊書，翻出一本泛黃的老集子，是我多年前收藏的葉蔚林短篇小說選。再度翻開書頁，打動我的，能令我落淚的，依然是那篇《阿黑在晚霞中死去》。

阿黑是一條生活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鄉下土狗。故事開始，阿黑耷拉着尾巴，癩着腿在山野間流浪，村民想給他吃的，想收養牠，都被牠拒絕了。除了餓極才出去覓食，阿黑寸步不離地守在梨園的草棚裏，牠在等牠的主人老陳。

老陳並不是阿黑原本的主人，他是一個不小的「官」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，被一夥戴着紅袖標的人押到鄉下，開始的時候經常被拉出去批鬥，被打得頭破血流，厚厚的近視眼鏡也被打稀爛。後來老陳被派去看守梨園，在梨園遇見了阿黑，阿黑是被牠原來的主人打斷了一條後腿逃到梨園去的，而牠原來的主人，外號叫「利斧頭」的男人，就是批鬥老陳的那個人。

老陳收留了阿黑，成了阿黑的新主人，從

此一人一狗就在孤島一般的梨園草棚裏相依為命。老陳難得有一塊肉吃，也要分給阿黑半塊；阿黑會在眼神不好的老陳去巡視梨園的時候，腰間拴着繩子，讓老陳牽着繩子，給他帶路；在老陳被批鬥後回到草棚，阿黑會溫柔地替他舔身上的傷口。老陳在一次兇狠的批鬥後又被拉去遊行途中丟了一隻涼鞋，於是很長的時間裏老陳都只穿着一隻鞋，光着一隻腳，而後阿黑一直都在四處尋找老陳丟掉的那一隻鞋。

阿黑在替老陳找鞋的過程中遇到了牠的愛情，一隻叫小白的女狗，那天牠貪戀和小白在一起的快樂時光，回去晚了，眼睜睜看着一輛小汽車把老陳接走了，而牠拚盡全力也沒有追上那輛最終消失在黃塵裏的「怪物」。在等待老陳的日子裏，阿黑仍然不忘尋找牠的涼鞋。有一天牠在路邊看到了一隻與老陳的顏色不同的涼鞋，還是叼了回去，牠覺得那樣老陳就不會光着一隻腳了。就在那天，那輛載走老陳的小汽車又回來了，阿黑叼着涼鞋拚命地往人群裏鑽，牠看見那個酷似老陳的身影和「利斧頭」握手，在「利

斧頭」的伴隨下走進小樓，和「利斧頭」一起吃肉喝酒。

阿黑在屋外吠叫，想確認那個人是不是牠的老陳。吠聲引來了「利斧頭」，阿黑倒在他的棍棒下，鮮血糊住了牠的眼睛，牠聽見「利斧頭」問：「陳主任喜歡吃肉肉嗎？」老陳的聲音回答：「把牠趕走就是了，打死幹什麼？弄得到處都是血……」這是小說中最冷靜也最殘忍的一筆：風波平息，時代翻篇，人要往前走，曾經的狼狽、落魄，那條忠誠的土狗，都成了需要被捨棄的過往，人卻是「沒有永遠的朋友，只有永遠的利益」……這些，阿黑到死都是覺得不可思議的。

看着腳邊熟睡的狗寶，我心裏不禁生出幾分感慨和警覺。阿黑守着一份簡單的信義，可人渡過難關之後，常常就想翻過不堪的過往。那隻辛苦尋來的涼鞋，終究沒能穿到老陳的腳上，阿黑的這份情誼，终究抵不過人世現實的取捨。

故事已經過去幾十年，重讀之時依舊會讓人感嘆，人性的兩難，從來沒有走遠。但，人可以向前走，情不能往後丟。